

# 敬悼丁福保居士

念生

恰似無盡長鍊，頭出頭沒，均依一定之原因與結果前進，故實為相互扶持者。此種現象在不可記憶之長時間以來即已如此繼續，即佛陀亦不能尋出其始或最初原因，蓋根本無如此「原始」之存在，宇宙間根本無「永恆」之原則也。一切生命之現象均依此不變之業與轉世定律運行。此種業力驅使之「能力流」，永不休止中斷，在各種存在表示（生存、生活）之方式下，依善惡之思想、語言、行為（即個別業），時時出現。

吾人本身亦如吾人之意念而形成，意念為精神與物質之創造主，創造肉體，亦創造全宇宙。

佛陀為吾人之真實導師，彼關注於人類之意識界，而對於經詳盡分析由吾人意識所創造之宇宙物質，未曾有何關注之必要。蓋無可否認者，吾人最初僅能認識意識之領域而外在假設之宇宙僅係意識中之推演的產物。換言之，吾人僅能在感覺器官範圍內，把握如幻之世界，其界限之狹小自為意中事，雖憑籍科學已能擴大吾人器官之感覺範圍，然與超越知識之事物相較，仍不啻天壤。思想為唯一可以感覺超越一般平常之事理者，

閱菩提樹第六十期，知道丁福保居士逝世已屆五年，不禁悲感。每一個人的開始信佛都有其機緣。但是生在佛教興盛的地方，機緣較為容易；生在沒有佛教的地方，機緣較為困難。我生在東北邊區，家中世代耕讀。縣內雖然有幾個廟，都是職業化，談不到佛法二字。所謂家無奉佛之人，邑無講經之僧，在這個環境，是很不容易發生信佛觀念的。在我二十一歲那一年，遭到父親的喪事，那時講究念對棚經，聘請僧道兩教來超荐。這種應赴佛事，雖然不合宗教本義，但形式也甚莊嚴。喪事必須有一個穿孝的人，隨着主壇僧道，跪倒爬起，可以說是非常辛苦。當時便由承重孫在僧人經棚承應，我則在道士經棚承應。在喪事完了之後，有一位僧人，與我家是世交，我們論為平輩。我向他發表議論，對於荐亡這件事，大肆批評。他說：你只是不懂罷了，假設你懂了，決不說這些話。佛教的道理，不是一言可述。我若借給你一本書，你看過後，就不說這些話了。我說：好！請你借給我看看，你的兩本離我家很近，我便隨他到廟上取來，就是丁福保老居士作的佛學撮要。這書那時售八分錢一本，丁老登報分贈國人，附郵即寄。這位師傅，無意中要來一本。書後附有初機學佛，循序應讀的書名，因此便奠定了我的終身信仰。不要小看了這一本書，段合肥在當國時，看了這書，立刻匯款購買二萬本贈送流通，這是佛學大辭典內所附記的。

記得我初買到佛學大辭典，因為找不到手印一頁，寫信去問丁老，丁老回信是那樣的客氣。一位當代著名的老居士，對於晚生後輩，一片

或憑直覺，或憑智慧，但均由自省觀照，自身克制，以引入一種純淨之生命，精進趨向於遠離執着，進入高度智慧，使吾人得睹世事之真實相，即絕對真理。

真理僅能依業及自身經驗而獲證，不能依科學或世理以說明。孰能自憶前世或多世之事物者，亦可以承認真理之真實性，真理之證實必需自身之經驗，非受諸外來者。

業與轉世定律實為最究竟之邏輯。彼解釋人與人之所以互不相同，解釋善與惡及種種生活上之問題，諸如吾人自何來？將至何處去？吾人究為何物等？彼鼓勵誘導人為善、為寬、為仁，對眾生慈悲。

總之，堅信業與轉世將使人清醒，不悲觀亦不過份樂觀。在業之光茫中令人盡睹：人生之永不永恆、不美滿、不自由，使人不急燥奔行以避未來之惡果，使人避免自造陷阱以受無窮不可忍之痛苦。凡對業及其影響之認識正確者，將逐漸證悟人生之真實境域，實踐四諦，戰勝愚昧與業感，窺睹涅槃之光輝。（譯自 The Light of Buddha 一九五七年十月號）

謙光，真使人仰之如泰山北斗。丁老五年前逝世，年七十五，大約比我長二十餘歲，我那時二十多歲，丁老是將近五十歲了。

我會將丁老作的書給前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宇清看，他說：好！我們只好去念佛了。這雖然是一句不着邊際的話，也可見丁老筆下感人之深。唐湘清居士提到臺北建康書局影印丁老所著佛學指南，我認為丁老所著佛學捷徑，比指南還要懇切扼要，可惜臺灣尚未翻印。唐湘清居士說我是丁老知己，這話我何敢當？丁老一身備具四種不朽條件，算學醫學文學佛學，我對算學醫學，毫無所知，文學佛學，僅窺皮毛，稱做私淑弟子，尚有靦色，怎敢謬託知己？

我對古今人的觀念，好犯一種毛病，就是見人之過，不見人之美，不是故意尋找，而是自然發現，這是我一生德不加進業不加修的基本原因。但對丁老的作人治學就看不出這一點不是。勉強去說，只是對丁老在佛學大辭典裏指示的著作方法，有不可與古人相爭一語。我以為若照這話，古人對的也是對，不對的也是對嗎？然而仔細想來，學問之事，應該體諸身心。他人對的，加以闡揚，他人不對的，各行其是，何必有所駁辯？不但不可與古人相爭，也不可與今人相爭。丁老的話，為塗飾口耳，縱恣意氣的人，痛下針砭，豈是無因而發呢？

嗚呼！石火電光，先後同盡，對這一位向未謀面的舊宿，但願將來在蓮池寶樹中，得把慈光，不負平生心向往！